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嘉泰四年春昌國葛令君訪某於慈谿之石魚對語從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顏某申之某竢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某於是益言至當厥明叙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啓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甘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

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　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即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之道可不自知可不自敬乎

內訟齋記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其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涕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其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知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耻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為能自訟惟賢者為能改過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子路大賢聞過則喜子貢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仲兄不特內訟而已又書以名齋人皆仰之之道也此周公之道成湯之道也此孟子之道也此先公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此天地之道日月之道四時之道萬世百聖之道也某起敬起恭謹發其義慶元元年正月書于行

在府仙林寺之北官舍

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為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為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府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莫晦明變態有出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貞歛其放情落其外慕窮[redacted]窮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傍通百川會同歸宿千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為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貞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煙鷁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慕窮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傍通百川會同歸宿千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為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貞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

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與其麓鱗比萬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朝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其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

詠春堂記

昔曾晳莫春沂水之詠學者孰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專明其旨予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言其動其旨也儆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專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予又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晳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堯曰疇咨若時時是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喻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

其東院曰熙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右曰修永修其永永而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興意斯旨非遠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嘉定二年敦牂相月書于慈湖

循理齋長及同舍求兩字於齋前壇上仍求記其書

參前二字又記曰

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實直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曾子曰皜皜即文王不識不知即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光輝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為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偽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

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其深感聖
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
定二年壯月同舍生具位楊某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
幼時嚴君朝夕畢畢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
怡怡則于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心即天
之所以清明也即地之所以博厚也即日月之所以明四
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即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
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為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群峯拱翠
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杖周旋足倦則憩于亭扶侍先
後倚與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萬世百姓之所日用
而不自知者也雖然先聖學不厭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知及而仁又守也某雖魯朴而日夜之所不敢怠荒者
此也此學非意也兢兢業業而非思非為也某欲與仲禮
同進斯學於無所終窮也仲禮屢屬某為記某於除夜之
前一日謹記

昭融記

循理鄭同舍命某銘其所居之室併屬記其說某銘之曰
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大哉聪人之言乎此詩其

周公所作乎非聖人安得有此言人皆有此昭融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弟良夫婦倡從實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墻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委徹淵底愈乖張故孔子淳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歛其零霧出其昭明聖一之光嘉定二年陽月四明慈湖楊某書

之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為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胷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詩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唯在道所問來嘗不疑孟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楊輝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已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

所止絶也止絶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絶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于江皐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即道也子庸親優此境已至於道順達養養無放無邊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

為心阻則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為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為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絶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為雖為非為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
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
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
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
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
所照也無以逆億為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
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常
有美惡而亦未常無美惡鑑未常有洪纖而亦未常無洪
纖吾心未常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常無是非利害人心之
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喚窮何
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
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
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為道在
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
何為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
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於固乎尚無所知而況
於固乎何為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
立自幼而乳曰我孔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
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

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蓋有學者自以為意必由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其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為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為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已之心不自信已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為大其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荊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樂平縣學記

紹熙三年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丕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脩廊翼之因廊為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為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為焉為有時而已匪思匪為[illegible]

能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為忠其恕人為恕其節為禮其和為樂其知為智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悅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為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之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為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計之曰毋意為

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樓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為吁本心雖明故曰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為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具衡楊某謹記

臨安府學記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覩瞻先聖之宮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本根告於帥請於朝朝旨惠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闡基崇宇萬日具瞻自昔到今幾於百年始克昂新大倫屬某識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之大旨啓佑後學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

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常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之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

卜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尔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

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某記

樂平乎惠廟記

吾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趨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威惠爵止公使觀者感焉不可謹按元符三年賜廟號乎惠崇寧四年封廣利侯宣和三年封威惠公建炎三年封威惠四年加號善濟紹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加忠烈廟本於信之貴溪自鳴山樂平實爲旁邑邑民詣其祠致禱者衆乃奉香火歸于縣治之西南二十里亦有山焉高倚如屏洎水東至拱揖其下於是建祠不忘其本宜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訛唯曰鳴山於戲神之所以靈者以能弱冠起兵報不共戴天之仇追牛昌隱至貴溪祠所殺之兵至之日風烈雲湧水泉騰躍山谷自鳴故遂以此名山自此祠而祝之神應無方威靈著當旱雩澤感應如響變化飛擊蕩攘劇寇異迹陰功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孝痛切勇決寧死無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一心無他斯乃

道心斯即天地之心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順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為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物神之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饒娥廟記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貫上下至一而無殊天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變通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吾邑之鳴山神得此道故能殺牛昌隱報不共戴天之仇到於今廟食於世饒氏孝女得此道故能慟哭流血以出父屍蛟黿鼉魚浮死萬數此豈有他道哉孝而已矣孝人心之所自有此心之靈於親則孝於兄則悌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鄉則和於民則愛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祠娥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其脫遷別祠而新之又聞于[redacted]請奏于朝求錫命焉其忽叨曹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於是乎書

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脩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

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
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
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
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穷
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
者當知大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
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
山先生之心如此金溪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溪一邑之
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

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
思為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溪人復齋諱九齡字子
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若宗之象山先生其
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
之言自謂其為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
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之窟宅開
聖道之夷途其言甚平而或者塡萬說于胷中持萬說于
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
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獨
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

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于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為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滋惑来者廼起敬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磬齋記

昔孔子擊磬于衛厥有大旨子既不言門人又莫之請荷蕢者妄致龍聲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賛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為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尔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于西嶼之竹房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

郡宇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為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

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云為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不繫乎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

原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某懼學者此心未明又惑乎洗心正心之論某朝夕居乎清心堂之中而不以為非是清心洗心正心之說果是也清心洗心正心之說行則為揠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矧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燕堂燕居之堂也又郡圃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知者樂水又曰水哉水哉孔子無說孟子為之說孔子豈特秘其說哉不可得而說也更燕衍堂曰艮光艮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如日

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行止動靜無非變化而未始不寂然是謂民止是謂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亦由是而登也有行有止於是因明民道光明動靜一貫之妙瀕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是謂月至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遠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

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其懼誤學者矧古者堂名不三字更名永堂

敬止

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先生曰敬止無說其當為之記明日授以此文今附于此標敬書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為之不厭豈未覺而為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子是知及又進於仁守兢兢欽哉

連理瑞記

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其曰後畦所産亦異哉某受而諦視駭而曰木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醫葱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籬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蔬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蔕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某又省伯兄嘗携某手徐行東圃視橘實其狀與悔之所見同某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曰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啓佑後人深入潛化往歲鄉里以潛藩蒙賚舉子

蠢蠢詭冐所至而是而吾家寂然二弟群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為言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為底柱某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某每自言曰兄負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旨于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耻於聞過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兄安而行之猗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人未之知又其聞鍾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友篤至訥於外而敏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群

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來集不可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某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于竹房

深明閣記

漢司馬太史記董先生之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又嘗觀孔子論國俗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大哉聖言孔子既因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筆之削之自謂深切著明不知學者謂夫深切著明者何道也學者深思力索為說汗牛充棟與夫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之大旨果合矣乎有不合焉雖多亦奚以為然則何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教烏虖先聖既載諸春秋又啓明其道如右其為深切著明也滋甚何庸贅雖然亦尚有可言者出則事公卿居處執事語默揖遜即四時風雨霜露也即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也慈溪主簿永嘉張五翁致其外舅沈仲一之意復以其書至曰熙豐間不立春秋學官士非新經不學當是時族曾王父彬老

獨好春秋暨遊大學遂摹石經篆本以歸今藏家四世矣近作閣峴南嚴奉之於其上兵侍葉公名其閣曰深明蓋本先聖大訓仲一屬某書扁且爲之記某深有味乎深切著明之旨不勝興敬而書且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即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閣直翁致其意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矣職是舉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易曰何思是道坦而奚庸加思

知樂亭記

馮甥恭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樂又從而釋之夫知者所以樂乎水者不可以言語解也惟其不可以言語解故先聖亦惟曰樂水而已終莫能言其所以樂之之旨雖繼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學者終患其未詳明夫水終日流動而未嘗思爲知者之動如之斯妙不可言又不可知而無出乎日用無出乎忠信先聖曰主忠信忠信不詐妄而已矣初無他巧乃人之主本丈人出入乎國流九十里黿鼉不能以居之中亦曰忠信而已孔子他日語子張以參前倚衡亦曰忠信篤敬忠信篤敬一致即不詐妄之心而不動不放逸是爲篤敬無他巧也烏虖至矣

是中有千萬年無所終窮之樂

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著庭記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勝起敬而賛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事爲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門弟子欲盡記之則

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動乎意者必謂屬辭比事如此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如彼屬辭比事如此若之何而一易曰艮其背尚不知其爲一而況於不一不知不識是謂帝則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明夫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慮虛明無體廣大無際天地範圍於其中四時運行於其中風霆雨露雪霜動散於其中萬物發育於其中辭生於其中事生於其中屬而比之於其中如鏡中象雖紛擾參錯而未嘗動也不可以爲有也而亦不可以爲無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春秋之大義在斯嘉定二年甯月朝請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某書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衒衆興歎以請于州守楊某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縣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吳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于陰均障海潮瀦清流又造石門于山之麓以時啓閉以防漲溢給資粮佐工費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爲社倉倣晦翁待制奏請振貸平陽十鄉細民不訂心遇饑歲併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令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

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專紀其事乞監四鄉同欲之請伸四鄉終身悲欝之思甚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 已上甲葉

時齋記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過改即止無庸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毋意又曰衰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季和求齋名書時齋二字畀之

安止齋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心本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

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融融澄一惡覩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先儒以大學爲孔子之言意之爾士莊請書故書

節菴記

州曰饒縣曰樂平鄉曰懷義山曰金銀菴曰節居其菴者曰玉甫其姓王其名珪今或字曰義民問其所以名菴之義曰叔南安名之其說曰竹有節不可改易霜莫能凌雪莫能凋欲玉甫之守清節不移也屬其發揮其義玉甫所自有自不可改奚俟其發揮然菴之左後有松焉山風入松蕭然有聲此足以發揮其義其南有陂流焉波流湍鳴泠泠其音足以發揮其義環菴皆茂林山禽鳴聲足以發揮其義斯義可聞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思玉甫之節如此其之節如此天地之節如此紹熙甲寅中春四明楊某記

和孺記

林自本具道馮表伯正之言曰盱獲某和孺二字以銘其室今思世俗兄弟本和多因婦姒致不協伯正具焉欲某啓諭以防未然之萌某不勝興敬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伯

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其無能復措其辭即兢兢無怠無荒而伯仲日用皆中庸之妙矣奚可贅忽又思或者往往以某言爲過孔子曰中庸庸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夫何疑陋月某敬書

憤樂記

誦先聖之言者滿天下領先聖之旨者有幾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有子尚未知及而況於諸子乎唯顏子三月不違仁餘月至者閔子歟冉伯牛歟曾子指子游裸裸特日至爾子使漆雕開仕以既覺寖寖仁守故使仕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言足以驗漆雕開知及又用力於仁曾皙於仁守太不及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勇於仁守也憤其猶有未精一歟其樂有不可容言之妙憤即樂不知老之將至無思無爲匪作匪輟無始無終何止於三月不違而已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衆踰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見天乎子濬之覺非空見乃切於身脩勉思先聖發憤之訓故書憤樂二字畀之

復禮齋記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親敬於朋友自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亦曰著誠去僞深戒夫人徒狥其文爲而不由中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以此明禮者斷斷乎人心所自有而非外取今敷叙此旨既以發明汲古嚴君所自有

禮又以發明汲古嚴君所以誨子及孫之所自有

小齋名曰主一取程伊川云敬只是主一上起樓則見光風霽月取周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光光生田光風霽月字雖瀟洒不免逐物主一則未離乎意宜名以復性汲古云頭承復禮之教先生遂口授其旨令汲古書之

安止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皆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非思非爲是謂真

為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曾子濬信本止矣請書安止之旨故書先生因論安安止三字汲古敬球其旨遂蒙先生書其辭以賜汲古

巋然記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張尚未知及安知仁守而有仁者何樂乎山之問聖人不欲遽違其志曰巋然高至矣哉聖言至矣哉聖言誦孔子之言者不知幾萬萬其知及者有幾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水又知學者未必達水之旨繼曰知者動孔子深知學者求道多求諸寂靜多差故曰知者動使人知日用應酬無非至妙知道始可言知不知道何足以言知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然而又曰仁者樂山何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山孔子又欲明言山之指而曰靜夫知者所覺已無動靜之異而至此曰知動仁靜唯已覺已知及者知之未覺未知及尚不知知者動又安知仁者靜悟天下之至動實未嘗動而習氣久固雖得動中之妙尚有不能期守者雖顏子亦止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能無違靜者不動乎意而已非止於兀坐孔子於此言仁者何樂乎山而曰巋然高無意知可言子張雖固覺而聖言足以開明萬世學者之道

心子張又問孔子循循善誘敷陳啓諭覬子張之或覺而子張猶未領他日與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語及皜皜皜皜即不動乎意之旨不可諸子曾子雖未盡樂山之旨亦庶幾矣時既拜領先生曰此亭在山恐人不知巋然之旨止謂高峰爲奇故發明斯旨

默齋記

李思請名其齋某名之曰默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汩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比日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熙三年春二月閏朔縣令楊某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墻則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敬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某仰惟國家崇敬社稷厥有大義至高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蘊昭示今後某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遜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

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五至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才之所同也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才之所同也曰陰曰陽舉不得而測三才之所同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誠實無他本體清明本用神明剛健中正純粹精一乾元仕斯坤元在斯有感有應無不通矣祀典修興神道著矣籩豆斯設奠薦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永堂記

皐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爲幾也至舜稷禹始曰道心皐陶曰永亦名夫永永悠久即所謂時而實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通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嗚呼至矣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書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

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今月如此他月不如此非永也今年如此他年不如此非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況於終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曰月至謂終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顏子三月不違謂三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此虛明無體者動如此靜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然身而不能永永如此非道也日至者已得此永矣特以未動未熟故未精未一自舜禹大聖猶以精一相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是永始不可不思思其本無俟乎思而本無斷續者終也熟而純是謂純德孔明是謂精是謂一永亦强名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